

性理大全

諸儒

卷四十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

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

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

緘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

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

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

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一 三〇九

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

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

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

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

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之者

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

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

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

儼然危坐

身以節敬

抑以直道

力其勁

與叔不逆

外立得

諸意思

游酢便道

穎悟

所問便能

躬行

矣

質夫之至

無疑

若質夫者

幾

李端伯才

識

言是到

叔明辨
言務錄

六其人

近為切聞

志之學

近有錄

近明且勇

此便是惻隱

之心

先入致誠

厚善釋俊

魯者自有守

應之英氣僅

皮過人

應之可託

道

李明德性純

茂

李明強學篤

一見其其
可適道
兄弟以倡明
道學為己任

自是不能已○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

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

材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惜

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

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其

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論

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

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

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

隱之心○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疑者先入也與呂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二

與叔語空礙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

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

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

呂氏 大中 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

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

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

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

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

從之得其後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伊尹稱游

是也

李官
曰成

有

成

道學足以資
前人

謝子誠篤理
會

謝子憤排
劉絢庶幾即
道

二人氣象亦
相似

先生
明嘆其善

定夫德宇睟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門
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
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
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羣讀
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
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
知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
過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
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
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三 三五九

不究所用士論其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
會事有不透其穎有泚其憤排如此○明道先生
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
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
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
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
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二十時亦
不得此事

如
所待何



爲學之本主
於忠信

格致爲進道
之門
誠正爲入德
之方

力排異端以
扶聖道

龜山九卷

龜山德器

成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
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
愛過常人伊川曰顛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
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
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卽往問焉
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
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某見
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
性理大全 卷四十 四 三百五十二

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既
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
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
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
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
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
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
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
於中者純粹而闊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

有人以

先生深

知之者

此老補心

窮
誠補實通不

承道而

謝君如水投

謝二君長

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

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

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

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

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

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

無求於人蔡氏焉能免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

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盛德延禮此老置

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

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五

三十九

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

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

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

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

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

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

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

川以爲然

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焯伊川以爲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名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

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

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

呂氏釋朴茂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

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

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

性理大全 卷四十 六 三十一

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

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

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

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

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

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

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

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

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

龜山不求名

尹氏子不失其正

賢哉母

善養祿養

旣上舉

程子對而

卽往從學既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
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
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
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

憲

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

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
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
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
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七

三五十一

聖人以剛

爲君子

同與叔論

舉狀何如

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
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
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
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
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
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
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
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
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判然定夫清德重望

禮儀重聖殿

禮日星

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

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立

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

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

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

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

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

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節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名也以蔡京然衣

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

性理大全

卷四十

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

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

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

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

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

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

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

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

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

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

將說神師道
而說李伯紀

大聖賢之才
何如

極學轉移天

不在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象鵲突又曰他當時

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

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

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

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

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

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

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

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九

三百廿

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

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

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

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

亦皆稱其言論闡發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

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

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

人向曾夢
也第地位
爲了甚比之

決須救得一
半

命意精當

窮得明道教
人之綱領

其言論善
發人

其言論善
發人

是故

病痛在

去處者決不
一字
已為人之

禮之大體易

正容禮節自

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

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

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於

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

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

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

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

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

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

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

性理大全

卷四十

十一

三百八十

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

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

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渙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

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

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

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

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

未成倫緒難看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煞著日

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

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和靖

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

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

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

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

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

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著力照

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

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

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末也因言學者只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一

三百八十一

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

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

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

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

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

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

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

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

覺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

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由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

皆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

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爲

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

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

川將朱公揆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

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

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

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

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

性理大全

卷四十

十二

三月八十一

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

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

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揆文字有

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揆奏狀說伊川不

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

如伊川說物便到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

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

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

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

槩是能尊尚道學伯一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

問○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厚
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
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
語孟中庸說猶踈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
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
求雖其說有踈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
可駭也○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
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這
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矣
走任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

性理大全

卷四十

十三

三百十

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
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
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
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
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
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集煞
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
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
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當時
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

文字如千
萬馬飽滿

與叔大段
筋骨

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
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段照
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
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
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
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質上
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
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其無
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
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

性理大全

卷四十

十四

三百十

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
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
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
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
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
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
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
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
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

龜山巧得不

於小處說得
亦大

亦大
亦打

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卜

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

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任

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

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

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

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

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

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

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

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常見震澤記善

性理大全

卷四十

十五

三百六

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

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

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

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

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

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

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

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

釋氏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

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

震澤只見伊

川面

問和靖龜山

立朝議論何

如

游養持守分

引親切

熟時發出

學貴公聽並
求一箇得當
處

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

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瞞見上

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

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

叔輩又不是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

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

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

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

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

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

生理大全

卷四十

十六

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

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

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

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

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

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

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

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

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

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

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
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意
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
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其
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傳文約禮而已且
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
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
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
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一

三百五十一

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
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
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椅因
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
卻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
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
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子
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
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

篤信好學至老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
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曾中閔肆開發與
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
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
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
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
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
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
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八

言中

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瀟
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一以誠雖忤
者未嘗見其怒色恚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
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
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
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
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
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

不心動

九即有攻

淳夫相信如此

兀案惟唐鑑一部

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遺安行重
向重無交戰

病

天下理有一

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

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人主以脩身爲本

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

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其

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

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察

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九 三頁十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

見伊川者兀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

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髻亂卽事明道

先生程氏兄弟受業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

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

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

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

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

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

事門事章
已往
看方之季

在上而說
人求

下書局不謂
致府
安能陶鑄我
義自有命在

為伸求為西
京法曹
銳然為親依
之計

處我有志者
臨事不顧
臨事不顧
臨事不顧

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於聖

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呂和叔為人質

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

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

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勿

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問

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

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

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

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二十 三千

○馬伸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

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

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

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

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

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

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為

御史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

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

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

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

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

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

未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

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三十一 三十九

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

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

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

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

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

三十一

三十一驚汗浹

枉過了

漢唐諸儒無

近似者

俾素飲人以

化如春風

物

龜山唱道東

通公一人

靜坐中看喜

怒哀樂未發

氣象

兼亦是養心

之要

其端自公發

泰山北斗

學有師之如

有德有言之

講出字不可有

卷之偏

用靜便說得

伊川用敬不

可

其端自公發

泰山北斗

學有師之如

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

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

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

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

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不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三百七十六 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

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

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 協 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

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

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

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
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
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偏創爲
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
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周氏

坦

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曾次抱負不少槩見

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
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

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

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二十三

三百五十九

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
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
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
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
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

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

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

得未得河洛

明體適用略可推

潛玩有會于心盡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
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
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
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
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誦之餘
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
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
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
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
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二十四 三百十
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
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
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
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
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
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
黃太史稱濂溪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曾
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稟勁特
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

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

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

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也
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
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
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
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
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
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
勝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
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屢
屋亦有小書室然其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

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
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
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爲之
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
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
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
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
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
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
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便

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
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
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
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
決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
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
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
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
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
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

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
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
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
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問延平先生
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
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
象曰延平即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
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

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

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

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

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
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
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
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
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
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
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
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
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
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

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蔽
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
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
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
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
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旣厚
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烹
也小生卅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
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
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

卽埋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
繩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名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
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
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
意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
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
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誓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康侯謚文定
宏字仁仲號五峰附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三十 三百五十一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
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
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
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
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
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
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
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新裁

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入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入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堂侍之坐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三十一

三百八十一

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

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

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

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

矣○五峯善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

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

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

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事即

比古人

又

致堂豪傑之士

言疑議有

言論誠仁

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
字疑可改為德字曰亦可

一云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體則謂之

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

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勝正

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問中誠

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

一箇文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

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

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

得他所說字本相

如誠如中如仁

若便只混看則下稍都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三十一

二百九十一

看不出○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

仁義禮智皆是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

之道乎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

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

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

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

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

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

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

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

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旣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

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誘引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

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城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況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

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其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黃直卿言五峯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旣曰天便有天命天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

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
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
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
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
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
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
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
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三十五 一 三月八日
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
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
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
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
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
仁義與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
性乃一箇大人欲棄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
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
曰胡氏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
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

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

性理大全

卷四十

三十六

三百八十

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爲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明仲嘗與五峰議論精確五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

說得無著落五峰便疑李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
是恁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世○明仲
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
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
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
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
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
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峰先
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

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
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
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
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
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
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
其道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序五峰
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
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
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

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
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
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
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
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
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
亦可以推而得焉

新安吳勉學重校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

理大全

卷四十一

二十八

二百廿

其所以辨而昏蓋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

而志之數而彰之衆而顯之尤大義野之赫舒之人

其其欲文字間者數也其其豈不其可嘆息至其

以夫主之學而不辨大誠效却又不幸勤昏中壽

其其欲歸廉齋論之間者亦其異而適不同觀然

其其欲公之燈至效效齒辨其數辨之且陳始其

其其欲論其事效言語之間而子忠學自各效如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名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

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

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

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

越陋巷閭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

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

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一

三〇七

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意意真聰廓開如源之

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

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

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忒動而思躓凜乎惴惴

惟顏曾是畏

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

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

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

原頭體認夾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維先生得入

下根

四脚

越

駮兩駮指

顏曾是畏

元晦樂善畏

此八方行可

論難辨文入

須從源頭體

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

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
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
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
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於
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闐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二百七十六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

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

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

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

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

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

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

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

原

先上厲志聖賢之學

自奮得中

文獻之傳

三人學有淵源

慨然有求道之志

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

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

義禮智之德發於精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
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
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
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
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八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
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
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
運備事物之理任綱絜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
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
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
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易本末精粗不
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
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
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
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
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
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
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

凡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
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
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
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
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
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
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
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
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
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

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闕
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
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
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
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
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
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
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

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
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
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
既以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
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
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
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
一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
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
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

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
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
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
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
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
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
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
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
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

靡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
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
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
少異亦必講磨辨難和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
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
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
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
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呌側僻固陋自以爲
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
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七 三頁

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
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
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
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
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
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
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
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
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辯別
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此亦

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相問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從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不主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惘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書不可勝數，先生既沒，留字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於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中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空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自九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口，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與子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

先生說難道

事君才股道
以求售

卷四十四

萬世宗師

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得道
 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
 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折穿鑿蠹壞之後
 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
 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
 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
 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
 性理大全 卷四十四 九 三百七十四
 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
 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
 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
 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績
 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
 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
 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果齊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
 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學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

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
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也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
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
其中心之所存及其心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
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
其心乎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
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
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
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

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一

三百七

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
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
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
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迷惑麤心
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
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
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
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
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

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
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
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
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
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
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
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

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
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
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
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
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
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
尺度權衡之旣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
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
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
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

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帶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

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

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
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
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
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
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
非擣其巢穴殛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
則而不躓於荆棘獲穽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
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
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
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

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
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
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
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
籍先秦古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
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
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
而誥其舛差秋毫不得遺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
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
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

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
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
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
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
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
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夢夢不絕及詳
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
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
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
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

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
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躡躡經傳遽指爲
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
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
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
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
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
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
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
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

吳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

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没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頌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五

三

諸儒各以已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

虞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
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軌成
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
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
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
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
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
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
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六 三十一

爲上定
不易之準則
明斯世惟

化成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

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
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
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
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
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

此

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間節
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道移
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
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
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
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嗚
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
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
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
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七 三百八十一
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
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
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
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
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
然如沈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
胡諸儒切磋商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
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
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
歆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

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
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
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
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
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
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
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
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
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
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
性理大全

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空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
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
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
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
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
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
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

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
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
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
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
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
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
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
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
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
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
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詰
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
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
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
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
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
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
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
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

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
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
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
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
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
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
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
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
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
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
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土
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旣皆不
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
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
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
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
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上乃
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

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輒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

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豪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
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
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
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
復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
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
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
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
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每
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
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
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
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
之病多是如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
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
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
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
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

極高却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
恭之學皆踈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字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籠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籠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為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

老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
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
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
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
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
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
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
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
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
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

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
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
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
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
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
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
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
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
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天然下面亦空踈却引了

說以是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三

三頁十

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觀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

以一身備四氣之和
以一心涵千古之祕

聖賢以六經垂訓

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
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
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權夫愚以一
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
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
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是
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四

三百五十六

此其陷溺
坑
墜言切不可
不戒

破某嘗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
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
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
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
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
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

正意見不可

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
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

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

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聿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

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因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着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惡

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七

三百十

子靜說語不說破

金針度人

成片經語

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

无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
 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
 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
 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
 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
 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
 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
 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訶佛罵
 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八

三百十

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
 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
 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
 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
 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

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
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
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
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
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
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
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
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
求箇中初間只差了此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九

三百八十

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
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
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
無底籠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籠便危殆也山
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
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
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
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
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
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

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

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

詩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

而邈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

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

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容

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

身在成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一

三百五十一

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

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

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

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

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

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

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

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

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慎

歲一

百成

不

斯道有望于

直卿者不輕

嘉利項中自

一室蕭然自

樂

象前倚衡不

察合

人所及

易勝不剛

正叔看道理

穩實

廖德明學有

根株

聖先王已墜

之典

○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

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
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晏
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
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
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
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
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
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十一 三五三
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
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
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
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
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
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
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眠門下
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

聽其言雖不
忘去
皆充然有

先生之門傑
然

季通吾老友

本通嘗語三
淵紹易學
春秋始知方

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者亦曰成吾書者沉

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與盲人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嘗曰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十二 三九字一

教人以性理
大道為先
問者莫不興
起
不厭
其言通言而
理能識
道出惟深于
性理大全
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

後引從事無

教人以性理
大道為先
問者莫不興
起

不厭
其言通言而
理能識
道出惟深于

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
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
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
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
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
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
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
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
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
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
所以成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
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
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
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
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
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
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
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
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

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止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十五

三五九

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倦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

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表
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
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
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
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
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
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
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
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

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
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
舛譌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
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
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
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
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類類而
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
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
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

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十一

三百七九

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

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宐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惑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實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十九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旣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

見全體
之盛

不在其人
雖文之重

近代進取之
勇孰能過

不館以次授
業

天生豪傑不
數

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
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
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
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
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
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髻特異
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
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
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
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

性理大全

卷四十二

二十

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寢失其

舊先生繼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

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

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

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

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

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

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

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

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

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于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

僊斯

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

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

卷四十二

二十一

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請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告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尚易詩書春秋歎曰與莫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大方書卷四十二

乎其說淵學亦千而卒其

盡矣亦卷四十二

入與張七世而鼓出善莫也

